



四阎王

(地主罪恶录)

四 “閻 王”

；

· (地主罪恶录)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1 9 6 4 · 长 春

四 “閻 王”

(地主罪恶录)

本 社 編

胡悌林 插图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北京大街)

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统一书号：3091·147

印张：2 1/2 字数：30 千字

印数：30,000 册

1964年10月第一版

1964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价(3)：一角三分

編 者 的 話

这本地主罪恶录，揭露了吉林省輝春县韓希三、双辽县徐万增、通化县于景維和鎮賚县馬才等恶霸地主的滔天罪行。他們貫用欺詐、搶劫、拐騙等卑鄙伎倆和“鐵板租”、“閻王債”、招青戶、雇长工等毒辣手段，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地剝削和掠夺；他們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政权，橫行霸道，抓丁杀人，血腥地鎮压农民的反抗；他們“揮金如土，荒淫无度”，任意調戏和奸辱良家妇女，做尽了各种坏事。在他們被劳动人民推翻之后，仍不甘心自己的死亡，总是进行垂死掙扎，翻把倒算，阴谋复辟。韓希三屠杀抗日志士、徐万增血洗望杏村的暴行，都証明了他們的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。

这本书虽然只記述了几个地主的一部分罪恶事实，但是，它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、什么是剝削、什么是压迫；了解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和他們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。同时，也可以使我們提高革命警惕性，增强阶级斗争观念。

统一书号：5091·147

定 价：一角三分

目 次

“土皇帝”韓希三	(1)
——琿春县炮台屯惡霸地主韓希三的罪惡史	
“四閻王”	(19)
——双辽县望杏村惡霸地主徐万增的罪惡史	
血汗积成 “景德泉”	(36)
——通化县景德屯大地主于景維的罪惡史	
穷人的活地獄——馬家大院	(51)
——鎮賚县太平山屯地主馬才的罪惡史	

“土皇帝”韓希三

——琿春县炮台屯惡霸地主韓希三的罪惡史

解放前，韓希三是吉林省琿春县馬川子公社炮台一带說一不二的“土皇帝”。在政治上，他与琿春稽查韓元协相勾結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成立“自卫团”，騎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，血腥地屠杀抗日志士；在經濟上，他高利盘剝，强占土地，開設賭局，敲詐勒索老百姓。

欺詐拐騙，橫財发家

韓家兄弟五人，霸占着一万九千五百多亩土地：西起春景，东到依力哈达，南自馬鞍山，北至五家子，长达二十余里，寬达十余里。仅韓希三本人，就有土地六千余亩，牛四百余头，馬十余匹，各式房屋一百七十七間（其中有一百一十七間在琿春鎮里），汽車十九輛。方圓三十里的山場，也被他霸占。一年之內，他

征收的地租、牛租就有一百万斤粮，房租也达一万余元。

一九〇四年，他初来炮台时，并不富有。只身一人寄居于富农蔡建塾家中。因他善于在主人面前卖乖，献殷勤，得到了主人的赏识。一九〇八年，蔡建塾以土地和耕牛为陪嫁，招他做了女婿。从此，韩希三就有了家业。

后来，他又跟商人朱昌基合伙经营生意，贩卖耕牛。朱昌基买，他运往外地出售。本来获得了重利，但他却以亏本、失盗、瘟死等作借口，硬赖掉农民赔给他的牛钱，骗去朱昌基的老本，把七百多头牛的本利全部装进了自己的腰包，发了一笔横财，购置了二千五百多亩土地。一九二八年，大旱成灾。韩希三趁机大放高利贷，又发了一笔横财，买了不少土地。

就这样，韩希三年年买地置产业，残酷地剥削和压榨贫苦农民，用农民的血汗创立了自己的家业。

“富了一家，穷了三村”

韩希三成了最大的地主以后，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了，真是“富了一家，穷了三村”哪！

苛刻的地租

地租剝削是韓希三剝削農民的重要手段之一。佃戶們不僅要交苛刻的地租，還得交牛租、房租和房基租。除名目繁多的租子外，還得年年繳納“自衛團”費、燈油費、運動費等，甚至他的狗腿子登門逼債時，債務人還要拿“腳步費”。

誰租了韓希三的地，誰就算倒霉！鐵板租子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地租隨着他占有土地的增加而越來越重。起先，是對半分的租子，後來，就變成了倒“四六”、倒“三七”，佃戶們打下的糧食，有“六、七勾”得白白地奉送給韓希三。剩餘的“三、四勾”，也會在各種名目下，流入韓家的糧倉。

一九二三年，蔡忠烈一家五口人逃荒來到炮台。他請人作保，租了韓希三幾十畝地，一頭牛，借了一石五斗種子，一石飼料，成了韓家的佃戶。一開春，蔡忠烈就和叔叔、母親一起下起力來啦。莊稼活，蔡忠烈樣樣都拿得起，放得下。這一年，他干得特別起勁，肚子餓得咕咕直叫，也不肯休息，天天都是摸黑回家。左鄰右舍的人都夸他是種莊稼的一把好手，說蔡家“今年的日子准能好過些”！誰曾想，一進七月，

就是几十个响晴天，旱得庄稼叶子卷成卷。秋后，庄稼只收了“二成”，打完场，交完租子，連糠壳加在一起剩了不足六石粮。还没等往家里搬，韓希三就領着人来到場院，逼着他交牛租、种子債和飼料債。通通拿走也不够哇！蔡忠烈的父亲向韓希三苦苦哀求不頂用，韓家的人扛起袋子就走。蔡忠烈的小妹妹蔡信玉急忙跑上去，拉住袋子不放。韓希三把眼睛一斜，一个狗腿子对准蔡信玉的胸口就是一脚，把她踢倒在地上，鮮血顿时从嘴里涌出来。就这样，粮食终于被装走了。

一九二九年，貧农金弘洙逃往黑龙江省东宁去投奔亲戚，途經炮台，路过韓家門前，恰好被韓希三看見了。他上下一打量，見金弘洙六口之家，就有五个能干活的，于是，他就假充善人，把金弘洙留下来給他家当了佃戶。金弘洙一家人住在一間狹小的破草房里，借了韓家三石豆子，三石稗子，租了两头牛，种了几十亩地。秋收时，韓希三叫金弘洙把庄稼全部拉进自己的場院。打下的粮全部扛进了韓家的粮仓。一結賬，金弘洙連谷草也沒得一棵，还倒欠了三块錢。

农民种地离不开牛。可是，大多数农民穷得养不起牛。只好硬着头皮，向韓希三租牛。每用一头牛，

除了要两石五斗租子之外，还得替韓家养一头小牛犢。如果韓希三認為牛累瘦了，那么用牛的人就得按照一天牛工換三天人工的章程，白白地为他劳动。貧农李元实不甘忍受这种残酷的剝削，苦巴苦业地喂了一头牛。牛长得膘肥腿壯，叫人喜欢。可是，这头牛还没給李家效力，就被韓希三拉进了他的牛群。李元实向韓家要牛，韓希三的狗腿子就破口大罵：“强盜！敢賴韓老爷的牛？”迎面給李元实几个耳光子，打得他两眼冒金花，滿口淌血。那时候，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！李元实的牛就这样被韓希三白白地霸占了。

“驢打滾”的利錢

“高利高利，卖田典地。”

“高利貸，閻王債，有兒当‘劳金’，无兒把女卖。”

这两句話，反映了在旧社会貧苦农民受高利盘剝的悲惨景象。

一九一八年，屯里农民集股办冬学，每股出二斗粮食。韓希三发现这是一个生財之道，就积极插手。一次，他发现股东中間有亏他錢的，就立即强占其股金，以抵欠款。接着，他就采取提高股金的办法，使

农民无力参加，并掠夺了其他股金，更名“食产契”，把它变成自己的剥削工具。“食产契”总额达两万元。韩希三便利用这些粮食和资金，大放高利贷，肆无忌惮地掠夺人民的财富。他的利息分为年利、半年利、季度利、月利和日利（每天偿还十分之一）五种，不能按期偿还的，就将利作本，“滚”下去。

不但如此，韩希三还有绝招。春天，粮价昂贵的时候，将粮折成钱；到秋后，粮价下跌，又将钱折成粮。里外里一倒腾，春借一石，秋天就得还四石。

缺吃少穿的农民，即便愿意出这么高的利向韩希三抬粮借钱，也并不容易，还必须找两户有地照的人家作保，才能借到一点点钱粮。可是，就这一点点钱粮，便把许多人害得倾家荡产，不得不卖儿鬻女，或者去给韩家当长工。

有一年，贫农全彰燮请人作保，借了韩希三的一石大豆。过了三个年头，就变成了八石。不但债户无力偿还了，就连保人也无物可抵这笔阎王债了。韩希三看中了全彰燮叔父全亨权的三口肥猪，便将他们叔侄传到家中，逼着叔父替侄子还债。全氏叔侄死口拒绝了。韩希三便使出了“土皇帝”的威风，将叔侄二人拘留起来。三天过去了，全亨权被逼无奈，只好捎

信叫家里人把三口肥猪赶来，交给了韓希三，才算还清了这笔閻王債。

松林南沟的李千金，衣食无着，年年拉飢荒，欠下韓希三一百三十元債款，无法偿还。韓希三就率領一群打手，飞馬前来，将李家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搶去卖了二百元錢，抵了債。

蔡忠烈也借了韓希三的六石豆子，第二年滾到十二石，赶到第三年，就翻成二十四石。韓希三天天派狗腿子来要債。一天清早，韓希三領着十几个狗腿子，闖进屋来，七手八脚地将蔡忠烈的二妹子拉出門，綁在車上，拉走了。蔡忠烈的母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喊：“活閻王吃人啦！”跌跌撞撞地追上去。韓希三一見，举起文明棍，劈头盖脸就是两下，把她打得昏头胀脑，旁边的一个狗腿子飞脚将她踢倒在地上。

至今，炮台一带的农民，还记得当时流传的那首歌謠：“高利貸，一座山，压得穷人筋骨断；韓希三，一条蛇，吸尽百姓汗和血。”

奴 役 苦

韓家雇用着一二十名长工，喂猪放牛，耕田种地。春秋二季还得雇大量的短工。在韓希三的眼里，他們

連狗都不如。長工們一年到頭，一天也閑不着。鏟地時，韓希三規定每天早晨每人必須鏟完兩壟地（一畝多）才給早飯吃。為了延長勞動時間，早飯、晌飯都派傭人送到地頭去。長工們干活累了，在地頭歇歇氣抽袋煙，要是多呆了一會，叫韓希三或他的狗腿子看見了，輕則挨頓痛罵，重則不給飯吃。長工們這樣拼死拼活地勞動却得不到休息，一二十個人擠在一鋪炕上，連炕席都沒有，十冬臘月蓋着一張破狗皮熬夜，整個身子蜷成一團，被寒風吹得直打哆嗦。

金柱鉉二十一歲時在韓家吃勞金，每年只得到七塊錢。一次，金柱鉉回來晚了，挨了韓希三的狗腿子的一頓拳打腳踢，躺在炕上就起不來了。韓希三見他不能勞動，馬上將他趕出韓門。過了五個月，就吐血吐膿，含憤而死。當時農民們都說：“在韓麻子家當長工，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干活。”一個叫老鄭頭的長工，在韓家干了十幾年活，分文未得，常年蓋着兩張狗皮過夜，死后韓希三連件破衣服都沒給穿，只用四塊破木板抬出去埋了。他還說：“這已經是最大的恩典了！”每到秋後，韓希三就大開賭局，用“請帖”（長工們管它叫“催命符”）把長工們“請”來，推牌九、玩畫圖、耍紙牌、擲芸豆、押寶……。并派武裝隊在門

外持枪警卫，只准进不准出。每赌一局，韓希三都要抽十分之一的头。就这样連逼帶騙，把长工們用血汗换来的几个錢，差不多都撈了回去。

在韓希三家做飯的女佣人金英淑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十四岁出嫁，十五岁那年和丈夫一起落进了韓家这个活地獄。韓麻子嫌她丈夫不順眼，找个借口攆了出去。从此，她丈夫四处漂泊，打短工糊口。一家人就这样活活被拆散了。

金英淑的生活天地，除了厨房就是碾房。每天要做六十多人的飯，鷄叫头遍就摸黑起炕，早飯刚刚做罢，鍋盖还没盖上，又做午飯，双手磨得像鏡子面。一天到晚，一頓接着一頓，連喘口气的工夫也沒有。收拾完碗筷，已是夜里十点多鐘。韓麻子常常把宪兵、警察請到家中，由小老婆出面殷勤款待。这样，金英淑的差使就更加繁重，只要小老婆吱一声，就要預备酒菜，重新做飯，晚上留宿，还得备办夜餐，有时候要侍候到鷄叫。有一回，因为太累了，躺下就睡了过去。早晨起晚了一点，韓麻子冲着金英淑破口大罵：“狗娘們，你也配享清福！”

晚秋的时候，她又被关进碾房，一天碾四麻袋整整八百斤的大米。韓麻子顧惜牲口，用两个騾子輪班，

一天換四次，至于金英淑累死累活却从不过問，即使在數九天，雙手凍得像開花的饅頭，也不得休息。

金英淑先後生過兩個孩子。大女兒一歲多點，剛學會走路，韓麻子就讓用繩子把她攔腰捆上，拴在屋里的柱子上，任她怎麼啼哭掙扎，也不許靠近一步。孩子整天地哭，哭倒了就睡在地上。金英淑的心都碎了，韓希三卻神氣十足地癡笑說：“瞧，這不是睡得挺香嗎！”二孩子是個男孩，兩周歲時忽然得了一場麻疹。因為沒有工夫照看，又沒錢抓葯，病勢一天天加重，她下狠心想向韓家借點錢給孩子抓付葯，正在這時，韓希三進來了，一邊捂着鼻子，一邊咬牙切齒地臭罵了一頓：“什麼寶貝兒子，這麼嬌貴，死活都是命里注定的，該死早晚都得死，這麼抱着就不死了？還不快點放下，往地里送飯去！”金英淑哪里還敢開口借錢，連忙送飯去了。孩子的病一天天加重，金英淑忧心忡忡，精神恍惚。一天，她頂着湯罐去送飯，半路上心急眼花，不小心裂了縫的罐子突然震裂了。湯水“嘩”地淌了下來，燙得她的頭頸和肩胛沒有一處好肉。這倒是小事，回到韓家，韓希三的小老婆兩手叉腰狠狠地數落了一頓：“兩隻眼睛不管事，到處瞧野男人，下次打了我的罐子，要你的命！”等韓希三小老婆

罵够了，金英淑轉身想到厨房給伤处抹点酱油和肥皂，大女兒就哭哭啼啼地跑來說：“弟弟……死了！”兒子死了以后，金英淑感到空虛，茫然，一心等待着漂泊在外的男人早点回来，分担一下自己的悲伤。盼来盼去，連个影子也沒有。后来听人說，他被日本人抓去当了劳工，活活累死了，尸体被扔进了万人坑。

金英淑在韓家不但不得溫飽，有时还得无辜地蒙受不白之冤。一次，韓家上房的木箱里丢了八十元錢，韓麻子不問青紅皂白，一口咬定是她偷的，并将她押送到警察署拘留起来，整日里用牛皮鞭子拷打逼供。金英淑虽然被打得血肉模糊也沒招認。直到韓麻子发现錢是他五弟的兒子要錢失利偷去了，才把她放了出来。

金英淑前后在韓家十三年，累了一身病，不但每年二十元工錢分文未得，临走时連块布角都沒得着。

揮金如土，荒淫无度

韓希三喝着穷苦农民的血汗，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。他在炮台盖了一座寬敞的四合院。正屋是一幢坐北朝南的八間大宅，精致的門窗，映衬着一色石砌的台